



34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學會

編

抗日戰爭史料叢編

第一輯

34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果 •

程山輯

第五戰區皖北戰場

南寧：民團週報社，一九三八年鉛印本

第三十四冊目錄

第五戰區皖北戰場 程山	一
江淮間的運動戰 長江等	三七
天目山南北的戰鬥面 賀揚靈	一八七
浙西天北的反流竄戰 鄭時言	三五五

南寧民報

樂於從軍
推行征兵異常順利

西安壯丁訓練舉行

正式開行

昆明分行

敵軍大隊向洞河某據點進發

第五回戰區皖北戰場

淮河南北兩岸之敵進退
蔣委員長率軍二萬駐守合肥

安徽省主席

以三不苟



李宗仁以三事策勵皖民守土

淮河南北兩岸頑敵無力寸進

所屬社

出版

人肆燒屠殺滅周利圖民

種三第刊叢種丙
三之輯三第刊叢土焦
場戰北皖區戰五第
輯山程

必翻
究印

分六幣國價實冊每	所版 有權
(費郵加酌埠外)	

發行者	民團週刊社
總幹事	錢實甫
副社長	林中奇
編輯主任	亢真化
發行主任	蔣卉
總經售	民團週刊社

校學部幹團民西廣塘鄉西寧南西廣址社
冊千二版初日二十月五年七廿國民華中

號七三第字總版出

第五戰區皖北戰場

焦土叢刊第三輯之三

目

次	皖中戰影
次	皖北戰場
次	淮南戰場
次	長江

皖中戰影

長江

在一月的時候，報上即已傳合肥失守，我們一月二十七日到合肥，合肥依然無恙。

我們從淮南轉到皖中，沿途遇到許許多多的戰區難民，婦女尤佔比較多數，看衣服與面容，逃難者多中人以上之家庭，向日皆在家安閒自在，而今

亦被迫在道途上轉徙。交通工具是談不到的，縱有，也不過獨輪小車幾輛，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於完全無代勞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小腳老婦，黃髮兒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紅顏少女，也多執繩拖車。當然他們一天不會走多少路，而且他們究竟能走到什麼安樂地方，走到那裏去生活，他們通通沒有把握，他們只是盡可能帶上一些路費，向距離敵人較遠的地方跑，避免目前的殘殺與姦淫。我們後方沒有很好的難民安置辦法，所以有些人在金盡囊空之後，已經淪為乞丐。

在安徽另外有許多流亡的男女青年團體，他們因為比較有知識，他們於是自動組織起來，和軍隊與地方機關配合，做宣傳工作。他們之中有中學教員，有中學生，有大學生，他們現在完全過着士兵同樣的生活，自己推車，自己作飯，行時要同軍隊同行，軍隊休息，他們立刻要作宣傳，所以他們的工作甚為

辛苦，然而他們這樣艱苦的生活，已經換得了軍隊和民衆對於他們的信仰。

南京失守之後，大家很少不注意合肥的了。在沒有津浦路以前，合肥確乎是江淮間軍事中心，而且爲中原與東南交通上之要道。津浦路雖通，在今日抗戰形勢下，合肥仍佔異常重要的地位。實在合肥之著名，並不是近代的事情。

漢時，曹操與孫吳對抗，張遼曾在合肥大顯威風，擊退吳兵，所謂「張遼威震逍遙津」的逍遙津，就是在今合肥城外。

中國有三個大縣，廣東的南海，湖南的邵陽，安徽的合肥。合肥全縣有一百餘萬人口，城週圍四十里，東門到西門穿城有十里，每一區長可轄二三十萬人，實亦非同小可。

不過合肥儘管這樣大，李鴻章段祺瑞一般大頭都出在合肥，但是我們走進合肥市街上，覺得合肥一點偉大氣象也沒有，窄狹的街道，矮小的房屋，舊老

破亂的石街，許多街上成大堆的垃圾沒有人管，我們走進了合肥城的中心，仍然不相信進了合肥城，因為現實的合肥，和我們想像的合肥，太差遠了。

所謂政治基礎的保甲制度，他們做不出抗日工作，而他們發財工作仍然可以從抗日名義中發展。××軍來抗日了，於是許多名譽的保甲區長等即向民間宣稱，×軍遠來抗日，備極辛苦，我們應為他們捐些米柴油菜之類，在半自由半強迫的作法之中，許多的物質集中到保甲區長手中了。他們把這些物質轉給軍隊的時候，却又是一五一十的算價，所有代價，盡入私囊，並且有時還弄得一個「善於供應軍需」的美名！

幸而××軍隊來了，消極方面結束了保安團隊之混亂與騷擾，積極方面稍為穩定了已經驚惶的人心。由於××軍紀律的良好，和抗戰態度之堅決鎮定，本已逃跑一空之合肥民衆，才慢慢開始回來了。同時在軍隊政治工作掩護下

面，本地和外來的熱情青年才相當能集合起來，開始作宣傳民衆，調查民衆和組織民衆的工作。

合肥民衆是很純良的。地方政治之腐敗，並不能說明此地民衆對於國家對於抗戰情緒的低落。相反地，南京失守後各地難民之從合肥經過者，其流亡之慘痛與敵人之殘暴的傳述，已經大大地教育了合肥民衆，特別是滁縣全椒定遠相繼失陷，合肥人的感觸更清切了。他們深切認識到這回不比平常的戰爭，日本人不是對付中國那一種人，而是對付整個的中國人，因此這回戰爭是我們大家的事情。其次難民們餓寒交迫輾轉流離的生活，讓合肥一帶民衆，進一步地感覺到，不只抗戰是有關大家的事，而且逃亡不會有什麼根本妥善辦法，逃亡的結果，只是痛苦的增加，最後終至於幻滅。因此許許多多的民衆，武裝起來自衛，武裝起來戰爭了。定遠、嘉山、滁縣、全椒、含山、天長、來安等縣民

衆，已經在民團、紅槍會、自衛隊等名義之下，紛紛組織起來，江蘇北部退到安徽來的武裝難民，也在這一帶活動，他們在各個交通路上不意的襲擊敵人。

在和縣的西梁山地方游擊隊曾打倒了維持會，從維持會中拿到向敵人維持會要東西的收條等件。所要的項目中有「溼婦」若干人，此外是白糖鷄蛋之類。滁縣的游擊隊曾一度攻過車站。全椒的土匪和紅槍會等，對於過境難民還有新辦法，凡願參加抗戰之難民，壯丁可以留下參加武裝，婦女則給資送往後方，如不然，則將一切行李沒收，意思是「捐作抗日」。

二月二十五日我們在合肥，某總司令的參謀長，正在合肥東北某地召地方武力代表開會，他們一致決議願和軍隊合作，願受軍隊領導；他們有決心，有勇氣，但是必須有軍隊的指揮與領導。合肥以東，津浦兩側各縣民衆武力，至少可以組織成功十萬之衆。某總司令已請某某某某，委派幾個抗戰意識堅強的

份子，去作失去地區的縣長，用縣長來領導民衆抗戰。合肥也換了縣長，正在大刀闊斧地整理。

軍隊與民衆合作情形，尤為良好。在定遠回合肥的途中，我們便衣偵探被紅槍會搶了，衣服和路費都被沒收，後來他們問出來是軍隊便衣偵探，立刻追問是那一個軍隊，他告訴他們是「第某軍」，他們問「是某某某的第某軍嗎？」「是的！」隨着這一答覆，被搶的東西一一退了回來，而且好好地被招待了一次，最後是派幾位武裝保護着他走，讓他安全通過。

池河鎮附近，地方武裝和我們軍隊的游擊隊發生了遭遇戰：我們軍隊因地情不熟，弄不清對方是什麼人，只好戒嚴對付，不過，對方見我們是中國軍隊，趕問是「那一軍」，「某某某的第某軍」！這些人立刻和順的過來，對我們游擊隊說：「無論你們打那一路，我們都可以帶路」！

因為採取游擊的戰術，在有正規軍作戰掩護之下，大家都隨時得到勝利，於是大家勝利的信心提高了。民衆打游擊，軍隊也喜歡打游擊，總司令部的特務營也去打游擊了。某次幾十個特務弟兄，在某總司令的鼓勵之下，化裝便衣出發了。到了鄉間，老百姓就來打聽消息，知道是游擊隊去打日本，他們在池河定遠間的武裝民衆四五百人集合了，他們不但自動去作嚮導，而且自動聽從軍官的命令，聯合一致去作戰。他們果然在池河定遠間公路上展開了埋伏的、偵察的、狙擊的、疑兵的、抄襲的、截擊的，他們分配得很好，敵人步騎混合大隊三四百人果然來了，三輛坦克車還作了後衛，前面是騎兵和自行車的尖兵，但是正面山頭上我們的槍響了，敵人趕緊想法對付，左側上又發現我們的狙擊力量，敵人正要施行迂迴的老辦法，他們的背後却來了我們大部的軍民合作的隊伍，四面八方，神出鬼沒的攻擊，使敵人慌亂的退去，戰場上却遺

留下幾十個敵人死亡的血跡，一位少佐被我們打死，他身上的作戰有關機密文件，被我們得到不少，敵人送我們的新式武器，在這一剎那間，就是幾十枝，而我們方面呢？流彈打傷我們一位官長，民衆武裝者還是因為缺乏經驗，站在山上暴露了目標，驚動了敵人，否則這回敵人吃的苦頭還要更大。

前方的某某將軍，謹嚴寬厚，治軍待民，始終溫和可親，出街不帶衛士，警報不停工作。上海戰爭中，在這樣猛烈的炮火下，他常到第一線觀戰，廣西士兵們說：「總司令都不怕死，我們還怕什麼！」有一次敵人飛機似乎得到漢奸報告，大炸他的司令部，四週的房屋全炸壞了，有人勸他避一避，他屹然不動地說：「不要緊！我們沒有做虧心的事，不必顧慮的！」有人又說：「炸彈可沒有眼睛！」他說：「縱然犧牲了，為國家而死，也是值得的！」他的助手某副軍長，更是資兼文武，他對軍事除認為作戰方法，應注重機動性而外，對於與

軍事有關聯的政治條件之改善，他尤斤斤置意。

很幸運地，在前方會到掩護滬杭路大軍退却的某某團長，這位短小精悍的青年軍官，率領三千之衆這一大團，在敵情不明，指揮不靈，國防工事無着的情形下，孤軍以擋乘勝的敵軍於嘉興，在萬分危險之中，他常以奇兵抄襲敵人的後路，一次抄至炮兵陣地，敵人棄炮而逃。以後節節敗退，常陷入前後敵人追兵夾攻中，他在萬分無辦法之中，總是選隊反攻，必擊潰敵人一面，而後從容以去。當他翻西湖附近天竺山，請和尙帶路，退至富陽錢塘江邊時，船隻已被全數帶至南岸，後面追兵大至，而所部自嘉興抗戰至今已一週以上之苦戰，傷亡過半，不得已，乃分別泅錢塘江而過。回憶當時奮戰，猶如昨日，他認為戰爭不能完全忽視物質的威力，而貴在能避鋒就鈍，因此他主張我們在正面死拚時，同時即刻要展開側面的對敵襲擊，使敵人無法發揮正面攻擊的威力。他